

# 立青南下广州,在粤军总司令的晚宴上巧遇立仁

4



江奇涛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1925年,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,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找寻各自的前途。兄弟俩在“四一二”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,隔阂日渐加深……

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,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,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三省巡阅使在百姓的期待和议论中,出现在了醴陵城。就在这节骨眼上,立青为了向魏大保炫耀家中的手枪,无意中弄得走火,打中了林家小姐。军官闻讯赶到,立青满口揽下过失。立青入狱后,立仁向父亲承认,其实枪内子弹是他弄来的,目的是要刺杀三省巡阅使。

## 热门影视

### 梅姨把自己的嫁妆分给了立华和立青

立青出狱了。次日,梅姨很抱歉地告诉立华和立青,自己最终没有帮立华守住打胎的秘密。立华倒还豁达,她觉得父亲知道也好,也免去了楚家的婚约。提及立青想当兵的事,梅姨让立青还得三思,外头毕竟比不上家里,凡事都有父亲罩着。立青觉得梅姨言下之意,似乎就是说父亲并不反对,只要他自己想清楚就好,便放心起来。

梅姨语重心长地说:“这一段,咱家出了多少事,你爹的性情你们也都知道,他心里也不好过,说几句话,你们别在意。父亲就是父亲。你们母亲临去的那天,把家里的钥匙都交给我了,她知道你们的父亲是个不善理财不善管家的人,至于我,有许多做得不到位的事,伤了你们的心,别记你姨的仇,我,我也难呀!”说着,她眼圈红了。

平日里,梅姨虽有些唧唧歪歪,唠唠叨叨,在杨家三个孩子看来,还喜欢在父亲面前搔首弄姿,况且,之前是他们的姨,现在成了后妈,多少有些接受不了,可大家心里都知道,梅姨是个好心且热心的人。

看着梅姨伤感,立华姐弟相互看了一眼,立华拉住梅姨的手:“姨,别呀,我们一走,父亲可就全靠你照料了。”梅姨点点头。立华接着说:“就今天吧,立青去广州,我去上海,我自己有钱,立青怕是需要点盘缠。”

立青摆摆手:“别别别,我什么钱都不要,梅姨,您帮我转告老爷子,我欠他的三千大洋,总有一天,我会还给他的!”

梅姨还是从襟内掏出一手

绢包来,刚要伸手,立青急忙把她的手挡回去:“我说了,我什么钱都不要!”

“你这孩子啊,偏脾气和你爹有得一拼!这不是你爹的钱,是你姨我自己的!”说着,梅姨打开手绢,露出一对金手环,“你们俩一人拿一个,这原是你们外婆给我的嫁妆,现在看来,我这辈子都用不上啦!”

姐弟俩面面相觑,但还是郑重地收下了梅姨的礼物。

### 立青结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瞿恩

广州,一九二五年,充斥着革命的味道。

立青按照立华给的地址,找到立华的住所,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小楼,一对金发碧眼的夫妇走了出来,立青有些不敢确认,待再次对照地址后,他走了进去。

当走进立华的房间,立青更惊讶了,非常精美的公寓套间,客厅、卧室、盥洗室一应俱全,只是,客厅的花瓶里插着的玫瑰花已经枯萎。

立青走进卧室,他脚碰鞋子,光脚丫走在檀木地板上,看着羊毛地毯,还有一张双人大床,他抚摸着,心情有些复杂。

在立华家的第一夜,立青睡得还是很香,天光透过窗帘漫射进来,立青揉揉眼睛,突然意识到还得去拜访姐姐的一个好朋友,赶紧起来穿衣。

根据路人指引,立青走到一幢小楼跟前,这里很幽静,只听到鸟鸣声,他鼓起勇气,在门上敲了敲,无人开门。立青犹豫了一下,径直推门走了进去。

客厅里仍是一片幽静,突然,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,一个姑娘面红耳赤地追打着一个男

子,冲进客厅,躲闪中,那个男子扶着眼镜,只是笑作一团,立青不知如何是好。姑娘喘息再定,一眼看到立青:“你是谁?”立青:“我说了你也不知道!”姑娘:“那你找谁?”立青:“请问瞿恩先生是住这儿吗?”

姑娘回身向餐厅叫道:“哥,有人找你!”传来那男人洪亮的声音:“谁呀?”姑娘对着立青做了个鬼脸,乐呵呵地说:“一个说了你也不知道的人!”

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瞿恩走过来,打量着立青,立青怯生生地往前挪了几步,憨笑。

瞿恩:“坐坐坐,小伙子,我这个家,什么人都来,各党各派,形形色色,别拘束!”立青:“姐姐让我来这儿的!”瞿恩一怔:“你姐?谁是你姐?”立青:“她叫杨立华,我叫杨立青。”瞿恩笑了:“你早说呀,说了都知道!”立青还有些拘谨:“我,我是来考黄埔军校的。”瞿恩点点头:“哦,考黄埔啊。来来来,先坐,别跟个大姑娘似的!”

那位姑娘:“嗨,搞了半天,是立华的弟弟呀!”瞿母也从餐厅出来,她眯眼看着立青:“有点人相,精神头儿像!”三个人都在打量他,立青更加不好意思起来。瞿母招呼立青过来吃饭,立青拘束地入座。瞿恩:“我介绍一下,这是我母亲,那是我妹妹瞿霞。”

立青早就听立华提过这一家人,瞿恩先生早年带着母亲、妹妹一块留学法国,一块被驱逐回来,又一块来广州革命,瞿母还是个裹着小脚的革命积极分子,立青想到这点,下意识地朝桌下看去。

瞿母很聪明,当即意识到立青这一举动的用意,哈哈大笑:“你姐姐倒是说了我这老太婆的

小脚吧,她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,我的优点,恐怕一句不提吧!”瞿母慈眉善目,笑声爽朗,一种久违的母亲的感觉涌上立青心头。

### 立青遇到了姐姐的心上人董建昌

瞿恩给立青几本书,让他带回去阅读。立青一回来,直接躺倒在卧室床上,他胡乱翻了翻带回来的书,又“啪”地扔在一边,仰脸怔怔地看着天花板。

一阵敲门声,立青挣扎着爬起来开门,是房东老太太,后面跟着一个军人。军人向立青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随即呈上一份请柬。立青一惊,下意识地就要关门。军人说:“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上将兹定于七月六日晚,也就是今晚,在广州大饭店举行酒会,敬请届时莅临赏光。”立青万万不解地接过请柬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,立青啃着面包,半只面包似乎不能抵挡饥饿,他不由得拿起那份精美的酒会请柬。然后,他拉开壁橱,一套套军装赫然在目。立青挑出一件试穿,对着穿衣镜,左顾右盼,他第一次觉得一身戎装的自己好不精神,干脆行了几个军礼,一看就不标准,立青忍不住对着自己笑了起来。

立青还是挑了一套体面的便装来到了广州大饭店,一阵阵欢快的管乐声不绝于耳,一辆辆轿车鱼贯驶上饭店门廊,车内走下将领、政要和他的家眷。立青定定神,把请柬交给侍者,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

一个目光流盼的中年男子站在接请柬的侍者身后,疑惑地看着立青,待立青进去后,他从侍者手上取过请柬看,合上,露

出失望的神情。

酒会现场华丽而热闹,服务生端着各种美味佳肴、酒水穿梭,军政显要以及他们的太太持着酒杯,交谈甚欢。立青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尽情享用美食。

立青把目光从食物上移开,观察全场,忽然,他怔住了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不远处,立仁一身军装,由同样一身军装的楚材引领着,正逐一与政要们握手寒暄。杨立青赶紧离开座位,朝角落处走去,他听到身边有人议论:“那是蒋校长的秘书楚材吗?”

“不错,是他!”  
“他身边的年轻人是谁?”  
“不太熟,好像是校务部新来的参谋,楚秘书介绍来的。”

穿行于人从中的立青被人拍了肩膀,他站住,回头。来者正是先前等在门口,对立青一脸疑惑的中年男子。这个男子叫董建昌,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,之所以对立青关注,完全是因为,他发现自己的衣服穿在了立青身上。立青这下尴尬了。

董建昌问:“你是立华什么人?”立青:“我是她弟弟。”董建昌笑了,变得亲热起来:“哦,那我们应该很近,立华没回广州?”立青也明白过来眼前这个人姐姐的关系,不过他的语气没董建昌亲热,冷冷地说了一句:“她去上海了。”董建昌:“他不是早就去了吗,应该回来了。”

立青无语,这时,他看见立仁和楚材正往这边走来,立青盯住立仁和楚材。董建昌疑惑:“怎么,你认识他们?”立青:“对不起,我得回去了!”说完,朝门外走去。董建昌追上:“等等,年轻人……”

# 梁洪烈带黎志坚观看他们如何对付钉子户

8



刘国民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申冤的东北烈女,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厚幕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黎志坚做了一回文痞,把关于余建设命案的稿子发表在季双双供职的国家级大报上,报道出现后反响强烈,但同时也遭到监管局老小孩的批评,于是黎志坚被取消首席记者资格,同时被要求去休假。在黎志坚休假时,梁洪烈找上门来,要带他去写一篇强迁钉子户的新闻稿。

## 现实社会

### 哀的美敦书

车开上了察哈尔街,两人不再叙旧,说起了将要进行的采访。梁洪烈说:今天来了十几家媒体,包括电视台,所以报道用不着黎首席动大手笔,请你的目的只有一个,让你看一看我这个另类的另类生活。

进人老白党胡同,梁洪烈带着黎志坚在废墟之海中蹦蹦跳跳,让他参观海查干人近期的拆迁成果。废墟中孤零零地立着一幢楼,严格地说立着一幢楼的四分之一。梁洪烈把黎志坚领到一处完好的四合院。他指着四合院说:这里是察里津,在我开车接你之前,我的部下已经攻克了察里津。

四合院里住着三户人家,分别姓查、李、金。拆迁前三户人家合伙搞空运车配货,院内存放货物,街上泊车。三户人家霸道,查、李、金三位本人就是炮子,院子里还养着一些炮子。拆迁动员阶段,三户人家就把拆迁办的人打了,拆迁开始,三户人家带着炮子保卫察里津。

另一户被强迁的是一栋二楼。梁洪烈介绍说:这户人家不是拆迁户中最钉子的,是最垃圾的,留下它在媒体的监督下公开强迁,目的是把垃圾暴露在阳光下。

小二楼主人一家四口,公公、婆婆、儿子、儿媳。这一家四口不正经,或者说没有正经工作。老头做向导,给外地进城的汽车引路;老太太游走于各老年公寓,专门和孤寡老人赌博。儿子和儿媳的工作主要是啃老,其次是互相打。拆迁前,院落里是一幢平房,拆迁时这户人家在平房上接了一层,然后向拆迁方要楼房的价。虽然没有靠山也雇不起炮子,但这一家四口特别能战斗,尤其能战斗的是儿媳,儿媳的特长是骂人,普通人骂一个操

你妈的时间,她能骂一个半。

拆迁办的一位干部用半导体喇叭对着楼门宣读了一遍强迁令,然后说:贾志纯先生及家属,你们可以把我刚才的话理解为哀的美敦书(拉丁文对最后通牒的音译,编者注)。

梁洪烈说:操,和老贾头整英语。黎志坚说:拉丁语。

说拉丁语的拆迁办干部没得到好下场,一股黄糊糊的脏水从门里泼出来,把他淋了个从头到脚。继而,儿媳提着脏水桶出现在门口,她表示,拆迁的人靠边站,只许媒体记者进去。媒体记者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,她点到谁谁进去。她用没提脏水桶的那只手向黎志坚一点:你。

黎志坚指着自己的鼻尖:我?梁洪烈说:羡慕死你了,泼妇的最爱。

进了屋,黎志坚自我介绍:午报,铁肩,他们是来强迁的,而我来则是听你们吐露心声。说着,他把记者证递过去。儿媳说:我们家遭受的不公平待遇,你采了之后能立马在报纸上发吗?黎志坚说:不敢保证。儿媳手一扬,黎志坚的记者证“嗖”的一声不知飞到屋子的哪个角落里去了,她说:采访吧,记者证先押在我这里,发表了再拿文章来赎。黎志坚向儿媳讨要记者证,说了几句冲动的活。儿媳大叫一声:滚!王八犊子!把黎志坚翘翘翘地推了出来。之后小二楼的门轰然一声关了。

梁洪烈轻轻一挥手,他身后走出一个海查干人,提着一柄打铁用的大铁锤,砰砰砰三下,门被打碎。门碎了,屋子里亮了许多,可以看到床上安坐的老两口,可以看到门两侧的儿子和儿媳。儿子举着一把菜刀,儿媳握着一柄铁路工人敲打火车轮子用的尖头锤。

梁洪烈蹲过来一个人,一脚

踹进屋里去。这个人拿出一张旧报纸,报纸上有通缉令,他指着通缉令上的照片问:你们看我像他不?两口子说:你就是!这个人说:打死我吧,不犯法,算是为民除害。然后他走到床边,挤在老两口中间躺下来,他说:整死我之后用被子上,血糊糊的容易吓坏你们的二位高堂。

两口子冲到床前不敢下手。门口已无人设防,梁洪烈带着黎志坚和一群海查干人进来,儿子和儿媳已被制服,嘴上贴了胶布,头上套了编织袋子塞在床底下。老两口上了阵,贾志纯先生只是反复说:杀了我,你们杀了我。而老太太骂人,主要骂梁洪烈:梁龟头,老娘这里有一个装你的仓库。

梁洪烈不生气。他指了指电视机:什么效果?提大铁锤的海查干人抡锤就砸。梁洪烈看了看冰箱:什么效果?提大铁锤的又砸。梁洪烈走到床边,看到挤在床上的那个通缉犯,大怒:敢往我叔我婶的床上挤,整死!通缉犯旋即被两个海查干人在空中扯平,然后平按在地上。提大铁锤的高高地举起大铁锤,人们都闭上眼睛等待,等待脑浆纷飞的一刻。

老太太坚持不到脑浆纷飞的一刻了,她喉咙里咯咯一响,整个人抽搐成一个肉棍,直挺挺地硬在床上。贾志纯先生慌了,掐老太太的人中,揉老太太的胸口:付爱芬,付爱芬!梁洪烈说:叔,搬吧,别耽误了我婶的抢救。然后他拿出一沓钱:这是三千,一千叫救护车;另两千买电视和冰箱。

### 犯罪基石

贾家人搬出去。黎志坚在角落落落中找他的记者证,没找到。梁洪烈替黎志坚排忧解难,他命令手下员工,拆小二楼用人工,找到记者证后再上机械。之后用对讲机和一个人对讲:我这

边顺利,你那边还等什么等?

二期拆迁区域内,几十台大型机械同时怒吼,冲向拆迁户们筑起的街垒,街垒旋即出现一个缺口,大型机械排放的废气和灰尘旋即一排排拆迁房屋淹没,固守在待拆迁房屋里面的人死命地呼喊。

大奔开上七十二蹬小区,居高临下地看老白党胡同,拆迁区域如同陷落在高楼大厦之中的一块盆地。盆地里储存了大量的阳光,因此盆地四周的高楼大厦十分伟岸和辉煌。

高楼大厦中有一块基石叫犯罪。梁洪烈说:我们就是那块基石。他又说:凭着你这个拿记者证的和那个说拉丁语的,动员走老贾家需要十年,动员走十个老贾家需要一个世纪。换句话说:是我们让老百姓提前一个世纪走出棚户区。

黎志坚的情绪很坏,一路上没有说话。大奔开到黑列巴巷。黎志坚要下车,梁洪烈没有马上打开中控门锁,他说:除让你知道我是基石之外,今天邀你出来还有一个目的:如果你揪住了洪畴的后衣领子,放手吧铁肩老弟,放了他等于放了你。

黎志坚说:哀的美敦书吗?梁洪烈说:对,拉丁语。

第二天早晨,黎志坚接到海查干人的电话,记者证找到了。海查干人也要帮他,交还记者证的条件是采访他们一次。

中午,他来到海查干人的一处工棚。工棚灶上开饭,海查干人东一堆西一堆地蹲着吃,西北人吃饭蹲着是民俗民俗,海查干人蹲着是因为没有可坐的器具。一位工头扣过来一只水桶,示意黎志坚坐,然后把记者证还给他。工头说:走吧,你在工棚里露个面就中了,我们不过是和拆迁户们争一口气:老天下雨浇苗也浇草,乡下人也有见记者的资格。

黎志坚没走,说到了徒步郊游。接下来是考察生活状态。

工棚的居住分等级。这一工号的人多数姓焦,尔字辈的住板铺,明字辈的住地铺。地铺上有十几个明字辈的躺着,有几个是夜班,有几个养病或是养伤。明字辈的多数未成年,睡觉不安稳,不停地翻身挠痒痒,工棚里皮屑纷纷。

说起被拆迁户们耽搁的工期,工头的情绪更加低落。他说:铁肩大兄弟,替我们农民工给拆迁户捎句话,见好就收吧。拆迁户要钱是为了住房,农民工要的是活命钱,请他们高抬贵腿,让我们爬过去吧!

分手时,黎志坚给工头一张名片,习惯性地说了声:有事来找我。工头不接名片,说现在就有事。

工头叫焦尔昌,儿子叫焦明阳。焦明阳在徒步郊游事件中被抓走了。后来,其他人都放出来了,唯独焦明阳没回来。他到公安局打听,警方说被抓捕人员名单中没有焦明阳。他找遍了塞城的大街小巷,又给家乡打电话,仍然没有焦明阳的信息。

黎志坚给吴队长打电话,请他帮忙找一找焦明阳。不一刻吴队长回话,焦明阳有了下落。原来,抓捕焦明阳的是防暴大队,被抓捕的当时,焦明阳被蒙了个心眼,没有报真实姓名,被抓捕名单上自然找不到他。吴队长说他已经和防暴大队方面沟通通过了,对方答应交一些罚款就可以放人。

工头泪雨滂沱:半个月,十五天啦!

黎志坚让工头和吴队长直接说话。工头说:罚多少款?吴队长说:两千。工头说:不交罚款认蹲,能蹲多少天?吴队长推测:十天八天的吧,他已经是看守所的货底子啦。工头说:知道他活着就行啦,贱人贱命,让他蹲,十天八天的不值两千。